漢書/卷04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淮南衡山濟北王傳　第十四 ◄

漢書
卷四十五 蒯伍江息夫傳　第十五

► 萬石衞直周張傳　第十六

蒯徹

蒯通，范陽人也，本與武帝同諱。楚漢初起，武臣略定趙地，號武信君。通說范陽令徐公曰：「臣，范陽百姓蒯通也，竊閔公之將死，故弔之。雖然，賀公得通而生也。」徐公再拜曰：「何以弔之？」通曰：「足下為令十餘年矣，殺人之父，孤人之子，斷人之足，黥人之首，甚眾。慈父孝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腹者，畏秦法也。今天下大亂，秦政不施，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腹，以復其怨而成其功名。此通之所以弔者也。」曰：「何以賀得子而生也？」曰：「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，使人候問其死生，通且見武信君而說之，曰：『必將戰勝而後略地，攻得而後下城，臣竊以為殆矣。用臣之計，毋戰而略地，不攻而下城，傳檄而千里定，可乎？』彼將曰：『何謂也？』臣因對曰：『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，怯而畏死，貪而好富貴，故欲以其城先下君。先下君而君不利，則邊地之城皆將相告曰「范陽令先降而身死」，必將嬰城固守，皆為金城湯池，不可攻也。為君計者，莫若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，使馳驁於燕趙之郊，則邊城皆將相告曰「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」，必相率而降，猶如阪上走丸也。此臣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。』」徐公再拜，具車馬遣通。通遂以此說武臣。武臣以車百乘，騎二百，侯印迎徐公。燕趙聞之，降者三十餘城，如通策焉。

後漢將韓信虜魏王，破趙、代，降燕，定三國，引兵將東擊齊。未度平原，聞漢王使酈食其說下齊，信欲止。通說信曰：「將軍受詔擊齊，而漢獨發間使下齊，寧有詔止將軍乎？何以得無行！且酈生一士，伏軾掉三寸舌，下齊七十餘城，將軍將數萬之眾，乃下

趙五十餘城。為將數歲，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！」於是信然之，從其計，遂度河。齊已聽酈生，即留之縱酒，罷備漢守禦。信因襲歷下軍，遂至臨菑。齊王以酈生為欺己而亨之，因敗走。信遂定齊地，自立為齊假王。漢方困於滎陽，遣張良即立信為齊王，以安固之。項王亦遣武涉說信，欲與連和。

蒯通知天下權在信，欲說信令背漢，乃先微感信曰：「僕嘗受相人之術，相君之面，不過封侯，又危而不安；相君之背，貴而不可言。」信曰：「何謂也？」通因請間，曰：「天下初作難也，俊雄豪桀建號壹呼，天下之士雲合霧集，魚鱗雜襲，飄至風起。當此之時，憂在亡秦而已。今劉、項分爭，使人肝腦塗地，流離中野，不可勝數。漢王將數十萬眾，距鞏、雒，岨山河，一日數戰，無尺寸之功，折北不救，敗滎陽，傷成皋，還走宛、葉之間，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。楚人起彭城，轉鬥逐北，至滎陽，乘利席勝，威震天下，然兵困於京、索之間，迫西山而不能進，三年於此矣。銳氣挫於嶮塞，砕食盡於內藏，百姓罷極，無所歸命。以臣料之，非天下賢聖，其勢固不能息天下之禍。當今之時，兩主縣命足下。足下為漢則漢勝，與楚則楚勝。臣願披心腹，墮肝膽，效愚忠，恐足下不能用也。方今為足下計，莫若兩利而俱存之，參分天下，鼎足而立，其勢莫敢先動。夫以足下之賢聖，有甲兵之眾，據彊齊，從燕、趙，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，因民之欲，西鄉為百姓請命，天下孰敢不聽！足下按齊國之故，有淮泗之地，懷諸侯以德，深拱揖讓，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。蓋聞『天與弗取，反受其咎；時至弗行，反受其殃。』願足下孰圖之。」

信曰：「漢遇我厚，吾豈可見利而背恩乎！」通曰：「始常山王、成安君故相與為刎頸之交，及爭張黶、陳釋之事，常山王奉頭鼠竄，以歸漢王。借兵東下，戰於鄗北，成安君死於泜水之南，頭足異處。此二人相與，天下之至驩也，而卒相滅亡者，何也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。今足下行忠信以交於漢王，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，而事多大於張黶、陳釋之事者，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足下，過矣。大夫種存亡越，伯句踐，立功名而身死。語曰：『野禽殫，走犬亨；敵國破，謀臣亡。』故以交友言之，則不過張王與成安君；以忠臣言之，則不過大夫種。此二者，宜足以觀矣。願足下深慮之。且臣聞之，勇略震主者身危，功蓋天下者不賞。足下涉西河，虜魏王，禽夏說，下井陘，誅成安君之罪，以令於趙，脅燕定齊，南摧楚人之兵數十萬眾，遂斬龍且，西鄉以報，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，略不世出者也。今足下挾不賞之功，戴震主之威，歸楚，楚人不信；歸漢，漢人震恐。足下欲持是安歸乎？夫勢在人臣之位，而有高天下之名，切為足下危之。」信曰：「生且休矣，吾將念之。」

數日，通復說曰：「聽者，事之候也；計者，存亡之機也。夫隨廝養之役者，失萬乘之權；守儋石之祿者，闕卿相之位。計誠知之，而決弗敢行者，百事之禍也。故猛虎之猶與，不如蜂蠆之致螫；孟賁之狐疑，不如童子之必至。此言貴能行之也。夫功者難成而易敗，時者難值而易失。『時乎時，不再來。』願足下無疑臣之計。」信猶與不忍背漢，又自以功多，漢不奪我齊，遂謝通。通說不聽，惶恐，乃陽狂為巫。

天下既定，後信以罪廢為淮陰侯，謀反被誅，臨死歎曰：「悔不用蒯通之言，死於女子之手！」高帝曰：「是齊辯士蒯通。」乃詔齊召蒯通。通至，上欲亨之，曰：「若教韓信反，何也？」通曰：「狗各吠非其主。當彼時，臣獨知齊王韓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者先得。天下匈匈，爭欲為陛下所為，顧力不能，可殫誅邪！」上乃赦之。

至齊悼惠王時，曹參為相，禮下賢人，請通為客。

初，齊王田榮怨項羽，謀舉兵畔之，劫齊士，不與者死。齊處士東郭先生、梁石君在劫中，強從。及田榮敗，二人醜之，相與入深山隱居。客謂通曰：「先生之於曹相國，拾遺舉過，顯賢進能，齊國莫若先生者。先生知梁石君、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，何不進之於相國乎？」通曰：「諾。臣之里婦，與里之諸母相善也。里婦夜亡肉，姑以為盜，怒而逐之。婦晨去，過所善諸母，語以事而謝之。里母曰：『女安行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。』即束縗請火於亡肉家，曰：『昨暮夜，犬得肉，爭鬥相殺，請火治之。』亡肉家遽追呼其婦。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，束縗乞火非還婦之道也，然物有相感，事有適可。臣請乞火於曹相國。」乃見相國曰：「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，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，足下即欲求婦，何取？」曰：「取不嫁者。」通曰：「然則求臣亦猶是也，彼東郭先生、梁石君，齊之俊士也，隱居不嫁，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。願足下使人禮之。」曹相國曰：「敬受命。」皆以為上賓。

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，亦自序其說，凡八十一首，號曰雋永。

初，通善齊人安其生，安其生嘗干項羽，羽不能用其策。而項羽欲封此兩人，兩人卒不肯受。

伍被

伍被，楚人也。或言其先伍子胥後也。被以材能稱，為淮南中郎。是時淮南王安好術學，折節下士，招致英雋以百數，被為冠首。

久之，淮南王陰有邪謀，被數微諫。後王坐東宮，召被欲與計事，呼之曰：「將軍上。」被曰：「王安得亡國之言乎？昔子胥諫吳王，吳王不用，乃曰『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。』今臣亦將見宮中生荊棘，露霑衣也。」於是王怒，繫被父母，囚之三月。

王復召被曰：「將軍許寡人乎？」對曰：「不，臣將為大王畫計耳。臣聞聰者聽於無聲，明者見於未形，故聖人萬舉而萬全。文王壹動而功顯萬世，列為三王，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。」王曰：「方今漢庭治乎？亂乎？」被曰：「天下治。」王不說曰：「公何以言治也？」被對曰：「被竊觀朝廷，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序皆得其理，上之舉錯遵古之道，風俗紀綱未有所缺。重裝富賈周流天下，道無不通，交易之道行。南越賓服，羌、僰貢獻，東甌入朝，廣長榆，開朔方，匈奴折傷。雖未及古太平時，然猶為治。」王怒，被謝死罪。

王又曰：「山東即有變，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，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？」被曰：「臣所善黃義，從大將軍擊匈奴，言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，與士卒有恩，眾皆樂為用。騎上下山如飛，材力絕人如此，數將習兵，未易當也。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，言大將軍號令明，當敵勇，常為士卒先；須士卒休，乃舍；穿井得水，乃敢飲；軍罷，士卒已踰河，乃度。皇太后所賜金錢，盡以賞賜。雖古名將不過也。」王曰：「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，非常人也，以為漢廷公卿列侯皆如沐猴而冠耳。」被曰：「獨先刺大將軍，乃可舉事。」

王復問被曰：「公以為吳舉兵非邪？」被曰：「非也。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，受几杖而不朝，王四郡之眾，地方數千里，采山銅以為錢，煮海水以為鹽，伐江陵之木以為船，國富民眾，行珍寶，賂諸侯，與七國合從，舉兵而西，破大梁，敗狐父，奔走而還，為越所禽，死於丹徒，頭足異處，身滅祀絕，為天下戮。夫以吳眾不能成功者，何也？誠逆天違眾而不見時也。」王曰：「男子之所死者，一言耳。且吳何知反？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。今我令緩先要成皋之口，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、伊闕之道，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。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，何足憂？然此北尚有臨晉關、河東、上黨與河內、趙國界者通谷數行。人言『絕成皋之道，天下不通』。據三川之險，招天下之兵，公以為何如？」被曰：「臣見其禍，未見其福也。」

後漢逮淮南王孫建，繫治之。王恐陰事泄，謂被曰：「事至，吾欲遂發。天下勞苦有間矣，諸侯頗有失行，皆自疑，我舉兵西鄉，必有應者；無應，即還略衡山。勢不得不發。」被曰：「略衡山以擊廬江，有尋陽之船，守下雉之城，結九江之浦，絕豫章之口，強弩臨江而守，以禁南郡之下，東保會稽，南通勁越，屈強江淮間，可以延歲月之壽耳，未見其福也。」王曰：「左吳、趙賢、朱驕如皆以為什八九成，公獨以為無福，何？」被曰：「大王之群臣近幸素能使眾者，皆前繫詔獄，餘無可用者。」王曰：「陳勝、吳廣無立錐之地，百人之聚，起於大澤，奮臂大呼，天下嚮應，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。今吾國雖小，勝兵可得二十萬，公何以言有禍無福？」被曰：「臣不敢避子胥之誅，願大王無為吳王之聽。往者秦為無道，殘賊天下，殺術士，燔詩書，滅聖跡，棄禮義，任刑法，轉海濱之粟，致于西河。當是之時，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餽，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。遣蒙恬築長城，東西數千里。暴兵露師，常數十萬，死者不可勝數，僵尸滿野，流血千里。於是百姓力屈，欲為亂者十室而五。又使徐福入海求仙藥，多齎珍寶，童男女三千人，五種百工而行。徐福得平原大澤，止王不來。於是百姓悲痛愁思，欲為亂者十室而六。又使尉佗踰五嶺，攻百越，尉佗知中國勞極，止王南越。行者不還，往者莫返，於是百姓離心瓦解，欲為亂者十室而七。興萬乘之駕，作阿房之宮，收太半之賦，發閭左之戍。父不寧子，兄不安弟，政苛刑慘，民皆引領而望，傾耳而聽，悲號仰天，叩心怨上，欲為亂者，十室而八。客謂高皇帝曰：『時可矣。』高帝曰：『待之，聖人當起東南。』間不一歲，陳、吳大呼，劉、項並和，天下嚮應，所謂蹈瑕釁，因秦之亡時而動，百姓願之，若枯旱之望雨，故起於行陳之中，以成帝王之功。今大王見高祖得天下之易也，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！當今陛下臨制天下，壹齊海內，氾愛烝庶，布德施惠。口雖未言，聲疾雷震；令雖未出，化馳如神。心有所懷，威動千里；下之應上，猶景嚮也。而大將軍材能非直章邯、楊熊也。王以陳勝、吳廣論之，被以為過矣。且大王之兵眾不能什分吳楚之一，天下安寧又萬倍於秦時。願王用臣之計。臣聞箕子過故國而悲，作麥秀之歌，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之言也。故孟子曰，紂貴為天子，死曾不如匹夫。是紂先自絕久矣，非死之日天去之也。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，將賜絕命之書，為群臣先，身死于東宮也。」被因流涕而起。

後王復召問被：「苟如公言，不可以徼幸邪？」被曰：「必不得已，被有愚計。」王曰：「柰何？」被曰：「當今諸侯無異心，百姓無怨氣。朔方之郡土地廣美，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。可為丞相、御史請書，徙郡國豪桀及耐罪以上，以赦令除，家產五十萬以上者，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，益發甲卒，急其會日。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，逮諸侯太子及幸臣。如此，則民怨，諸侯懼，即使辯士隨而說之，黨可以徼幸。」王曰：「此可也。雖然，吾以不至若此，專發而已。」後事發覺，被詣吏自告與淮南王謀反縱

跡如此。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美，欲勿誅。張湯進曰：「被首為王畫反計，罪無赦。」遂誅被。

江充

江充字次倩，趙國邯鄲人也。充本名齊，有女弟善鼓琴歌舞，嫁之趙太子丹。齊得幸於敬肅王，為上客。

久之，太子疑齊以己陰私告王，與齊忤，使吏逐捕齊，不得，收繫其父兄，按驗，皆棄市。齊遂絕跡亡，西入關，更名充。詣闕告太子丹與同產姊及王後宮姦亂，交通郡國豪猾，攻剽為姦，吏不能禁。書奏，天子怒，遣使者詔郡發吏卒圍趙王宮，收捕太子丹，移繫魏郡詔獄，與廷尉雜治，法至死。

趙王彭祖，帝異母兄也，上書訟太子罪，言「充逋逃小臣，苟為姦訛，激怒聖朝，欲取必於萬乘以復私怨。後雖亨醢，計猶不悔。臣願選從趙國勇敢士，從軍擊匈奴，極盡死力，以贖丹罪。」上不許，竟敗趙太子。

初，充召見犬臺宮，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見上。上許之。充衣紗穀禪衣，曲裾後垂交輸，冠禪纚步搖冠，飛翮之纓。充為人魁岸，容貌甚壯。帝望見而異之，謂左右曰：「燕趙固多奇士。」既至前，問以當世政事，上說之。

充因自請，願使匈奴。詔問其狀，充對曰：「因變制宜，以敵為師，事不可豫圖。」上以充為謁者，使匈奴還，拜為直指繡衣使者，督三輔盜賊，禁察踰侈。貴戚近臣多奢僭，充皆舉劾，奏請沒入車馬，令身待北軍擊匈奴。奏可。充即移書光祿勳中黃門，逮名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，移劾門衛，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。於是貴戚子弟惶恐，皆見上叩頭求哀，願得入錢贖罪。上許之，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，凡數千萬。上以充忠直，奉法不阿，所言中意。

充出，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。充呵問之，公主曰：「有太后詔。」充曰：「獨公主得行，車騎皆不得。」盡劾沒入官。

後充從上甘泉，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，充以屬吏。太子聞之，使人謝充曰：「非愛車馬，誠不欲令上聞之，以教敕亡素者。唯江君寬之！」充不聽，遂白奏。上曰：「

人臣當如是矣。」大見信用，威震京師。

遷為水衡都尉，宗族知友多得其力者。久之，坐法免。

會陽陵朱安世告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為巫蠱事，連及陽石、諸邑公主，賀父子皆坐誅。語在賀傳。後上幸甘泉，疾病，充見上年老，恐晏駕後為太子所誅，因是為姦，奏言上疾祟在巫蠱。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巫蠱。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，捕蠱及夜祠，視鬼，染汙令有處，輒收捕驗治，燒鐵鉗灼，強服之。民轉相誣以巫蠱，吏輒劾以大逆亡道，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。

是時，上春秋高，疑左右皆為蠱祝詛，有與亡，莫敢訟其冤者。充既知上意，因言宮中有蠱氣，先治後宮希幸夫人，以次及皇后，遂掘蠱於太子宮，得桐木人。太子懼，不能自明，收充，自臨斬之。罵曰：「趙虜！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！乃復亂吾父子也！」太子繇是遂敗。語在戾園傳。後武帝知充有詐，夷充三族。

息夫躬

息夫躬字子微，河內河陽人也。少為博士弟子，受春秋，通覽記書。容貌壯麗，為眾所異。

哀帝初即位，皇后父特進孔鄉侯傅晏與躬同郡，相友善，躬繇是以為援，交游日廣。先是，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，免汝南太守，與躬相結，俱上書，召待詔。是時哀帝被疾，始即位，而人有告中山孝王太后祝詛上，太后及弟宜鄉侯馮參皆自殺，其罪不明。是後無鹽危山有石自立，開道。躬與寵謀曰：「上亡繼嗣，體久不平，關東諸侯，心爭陰謀。今無鹽有大石自立，聞邪臣託往事，以為大山石立而先帝龍興。東平王雲以故與其后日夜祠祭祝詛上，欲求非望。而后舅伍宏反因方術以醫技得幸，出入禁門。霍顯之謀將行於杯杓，荊軻之變必起於帷幄。事勢若此，告之必成；發國姦，誅主讎，取封侯之計也。」躬、寵乃與中郎右師譚，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。上惡之，下有司案驗，東平王雲、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。上擢寵為南陽太守，譚潁川都尉，弘、躬皆光祿大夫左曹給事中。是時侍中董賢愛幸，上欲侯之，遂下詔云：「躬、寵因賢以聞，封賢為高安侯，寵為方陽侯，躬為宜陵侯，食邑各千戶。賜譚爵關內侯，食邑。」丞相王嘉內疑東平獄事，爭不欲侯賢等，語在嘉傳。嘉固言董賢泰盛，寵、躬皆傾覆有佞邪材，恐必撓亂國家，不可任用。嘉以此得罪矣。

躬既親近，數進見言事，論議亡所避。眾畏其口，見之仄目。躬上疏歷詆公卿大臣，曰：「方今丞相王嘉健而蓄縮，不可用。御史大夫賈延墮弱不任職。左將軍公孫祿、司隸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，內實騃不曉政事。諸曹以下僕速不足數。卒有彊弩圍城，長戟指闕，陛下誰與備之？如使狂夫嗥謕於東崖，匈奴飲馬於渭水，邊竟雷動，四野風起，京師雖有武蜂精兵，未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也。軍書交馳而輻湊，羽檄重跡而押至，小夫懦臣之徒憒眊不知所為。其有犬馬之決者，仰藥而伏刃，雖加夷滅之誅，何益禍敗之至哉！」

躬又言：「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彊兵，今為京師，土地肥饒，可度地勢水泉，廣溉灌之利。」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。躬立表，欲穿長安城，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。議不可成，乃止。

董賢貴幸日盛，丁、傅害其寵，孔鄉侯晏與躬謀，欲求居位輔政。會單于當來朝，遣使言病，願朝明年。躬因是而上奏，以為「單于當以十一月入塞，後以病為解，疑有他變。烏孫兩昆彌弱，卑爰疐強盛，居彊煌之地，擁十萬之眾，東結單于，遣子往侍。如因素彊之威，循烏孫就屠之跡，舉兵南伐，并烏孫之勢也。烏孫并，則匈奴盛，而西域危矣。可令降胡詐為卑爰疐使者來上書曰：『所以遣子侍單于者，非親信之也，實畏之耳。唯天子哀，告單于歸臣侍子。願助戊己校尉保惡都奴之界。』因下其章諸將軍，令匈奴客聞焉。則是所謂『上兵伐謀，其次伐交』者也。」

書奏，上引見躬，召公卿將軍大議。左將軍公孫祿以為「中國常以威信懷伏夷狄，躬欲逆詐造不信之謀，不可許。且匈奴賴先帝之德，保塞稱蕃。今單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賀，遣使自陳，不失臣子之禮。臣祿自保沒身不見匈奴為邊竟憂也。」躬掎祿曰：「臣為國家計幾先，謀將然，豫圖未形，為萬世慮。而左將軍公孫祿欲以其犬馬齒保目所見。臣與祿異議，未可同日語也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乃罷群臣，獨與躬議。

因建言：「往年熒惑守心，太白高而芒光，又角星茀於河鼓，其法為有兵亂。是後訛言行詔籌，經歷郡國，天下騷動，恐必有非常之變。可遣大將軍行邊兵，敕武備，斬一郡守，以立威，震四夷，因以厭應變異。」上然之，以問丞相。丞相嘉對曰：「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，應天以實不以文。下民微細，猶不可詐，況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！天之見異，所以敕戒人君，欲令覺悟反正，推誠行善。民心說而天意得矣。辯士見一端，或妄以意傅著星曆，虛造匈奴、烏孫、西羌之難，謀動干戈，設為權變，非應天之道也。守相有罪，車馳詣闕，交臂就死，恐懼如此，而談說者云，動安之危，辯口快耳，其實未

可從。夫議政者，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。諂諛則主德毀，傾險則下怨恨，辯慧則破正道，深刻則傷恩惠。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、蹇叔之言，以敗其師，悔過自責，疾詿誤之臣，思黃髮之言，名垂於後世。唯陛下觀覽古戒，反覆參考，無以先入之語為主。」

上不聽，遂下詔曰：「間者災變不息，盜賊眾多，兵革之徵，或頗著見。未聞將軍惻然深以為意，簡練戎士，繕修干戈。器用鹽惡，孰當督之！天下雖安，忘戰必危。將軍與中二千石舉明習兵法有大慮者各一人，將軍二人，詣公車。」就拜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，陽安侯丁明又為大司馬票騎將軍。

是日，日有食之，董賢因此沮躬、晏之策。後數日，收晏衛將軍印綬，而丞相御史奏躬罪過。上繇是惡躬等，下詔曰：「南陽太守方陽侯寵，素亡廉聲，有酷惡之資，毒流百姓。左曹光祿大夫宜陵侯躬，虛造詐諼之策，欲以詿誤朝廷。皆交遊貴戚，趨權門，為名。其免躬、寵官，遣就國。」

躬歸國，未有第宅，寄居丘亭。姦人以為侯家富，常夜守之。躬邑人河內掾賈惠往過躬，教以祝盜方，以桑東南指枝為匕，畫北斗七星其上，躬夜自被髮，立中庭，向北斗，持匕招指祝盜。人有上書言躬懷怨恨，非笑朝廷所進，侯星宿，視天子吉凶，與巫同祝詛。上遣侍御史、廷尉監逮躬，繫雒陽詔獄。欲掠問，躬仰天大諱，因僵仆。吏就問，云咽已絕，血從鼻耳出。食頃，死。黨友謀議相連下獄百餘人。躬母聖，坐祠灶祝詛上，大逆不道。聖棄市，妻充漢與家屬徙合浦。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，皆免廢錮。哀帝崩，有司奏：「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，皆造作姦謀，罪及王者骨肉，雖蒙赦令，不宜處爵位，在中土。」皆免寵等，徙合浦郡。

初，躬待詔，數危言高論，自恐遭害，著絕命辭曰：「玄雲泱鬱，將安歸兮！鷹隼橫厲，鸞俳佪兮！矰若浮猋，動則機兮！蓁棘芃芃，曷可棲兮！發忠忘身，自繞罔兮！冤頸折翼，庸得往兮！涕泣流兮霍蘭，心結憒兮傷肝。虹蜺曜兮日微，孽杳冥兮未開。痛入天兮鳴諱，冤際絕兮誰語！仰天光兮自列，招上帝兮我察。秋風為我吟，浮雲為我陰。嗟若是兮欲何留，撫神龍兮騎其須。游曠迥兮反亡期，雄失據兮世我思。」後數年乃死，如其文。

贊

贊曰：仲尼「惡利口之覆邦家」，蒯通一說而喪三侯，其得不亨者，幸也。伍被安於危

國，身為謀主，忠不終而詐讎，誅夷不亦宜乎！書放四罪，詩歌青蠅，春秋以來，禍敗多矣。昔子翬謀桓而魯隱危，欒書搆郤而晉厲弒。豎牛奔仲，叔孫卒；邸伯毀季，昭公逐；費忌納女，楚建走；宰嚭讒胥，夫差喪；李園進妹，春申斃；上官訴屈，懷王執；趙高敗斯，二世縊；伊戾坎盟，宋痤死；江充造蠱，太子殺；息夫作姦，東平誅：皆自小覆大，繇疏陷親，可不懼哉！可不懼哉！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